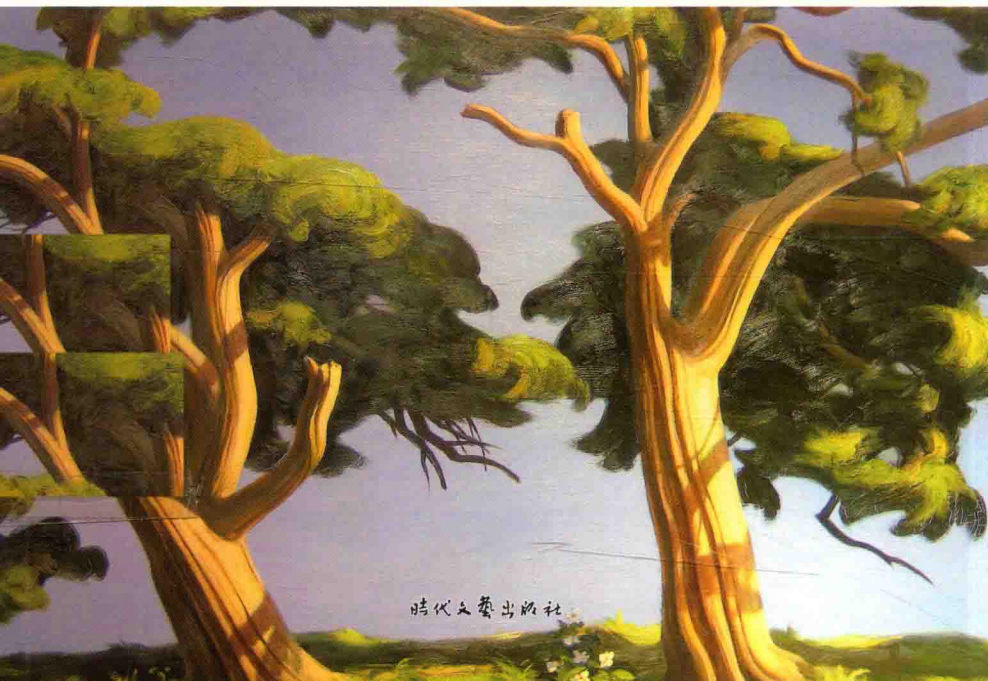


虔诚地捧起一管竹笛
让心曲飞向远方
一枚滴血的叶子飘下
燃烧着壮丽的晨光

Hen Xiang Shi Yi Ke Shu 下

很想是一棵树

蓝春雨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很想是一棵树



原以为自己是一棵老树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静静地生长，默默地奉献。我原以为自己是一棵老树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静静地生长，默默地奉献。

小时候，家里穷，冬天早上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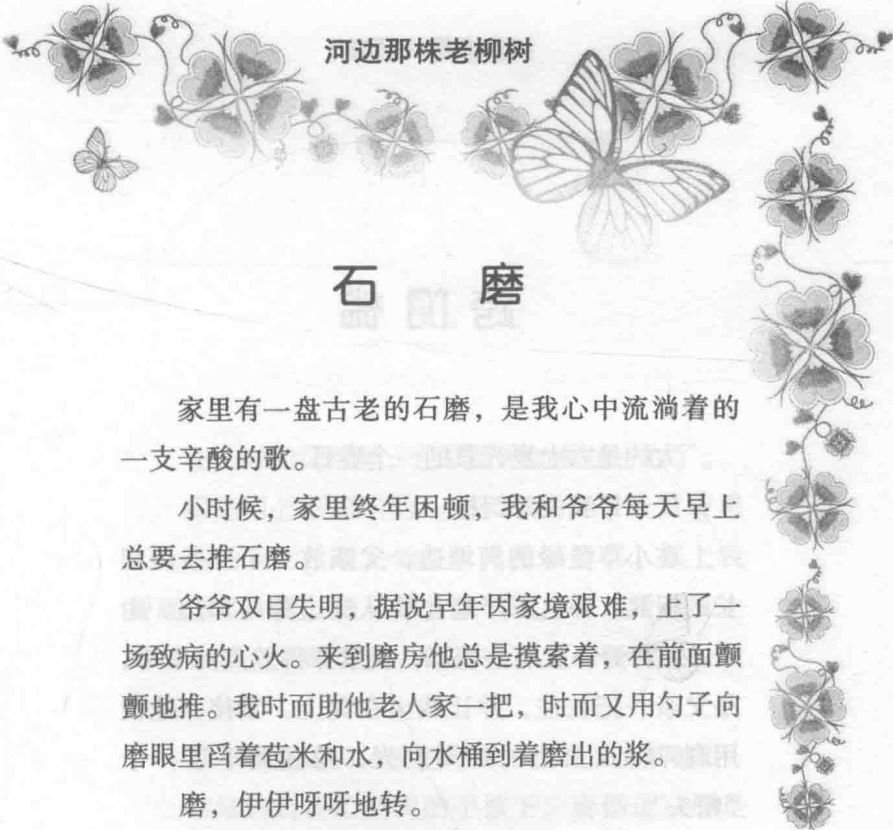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早早起床，去砍柴。

从此，我总是一棵老树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静静地生长，默默地奉献。可我却怎么也忘不了那棵老树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静静地生长，默默地奉献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石 磨

家里有一盘古老的石磨，是我心中流淌着的一支辛酸的歌。

小时候，家里终年困顿，我和爷爷每天早上总要去推石磨。

爷爷双目失明，据说早年因家境艰难，上了一场致病的心火。来到磨房他总是摸索着，在前面颤颤地推。我时而助他老人家一把，时而又用勺子向磨眼里舀着苞米和水，向水桶到着磨出的浆。

磨，伊伊呀呀地转。


浆，稀稀拉拉地流。

脚步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

望着爷爷弯曲的脊梁，灰暗的眼窗，蹒跚的步骤，我的心总一阵阵抽紧、颤抖。我在企盼。

谁料企盼很快成了现实，但爷爷终未挺过来，溘然而去。

从此，古老的石磨不再辛酸地唱了，可我却怎么也忘不了那石磨流淌出的让人心碎的歌。



很想是一棵树

跨门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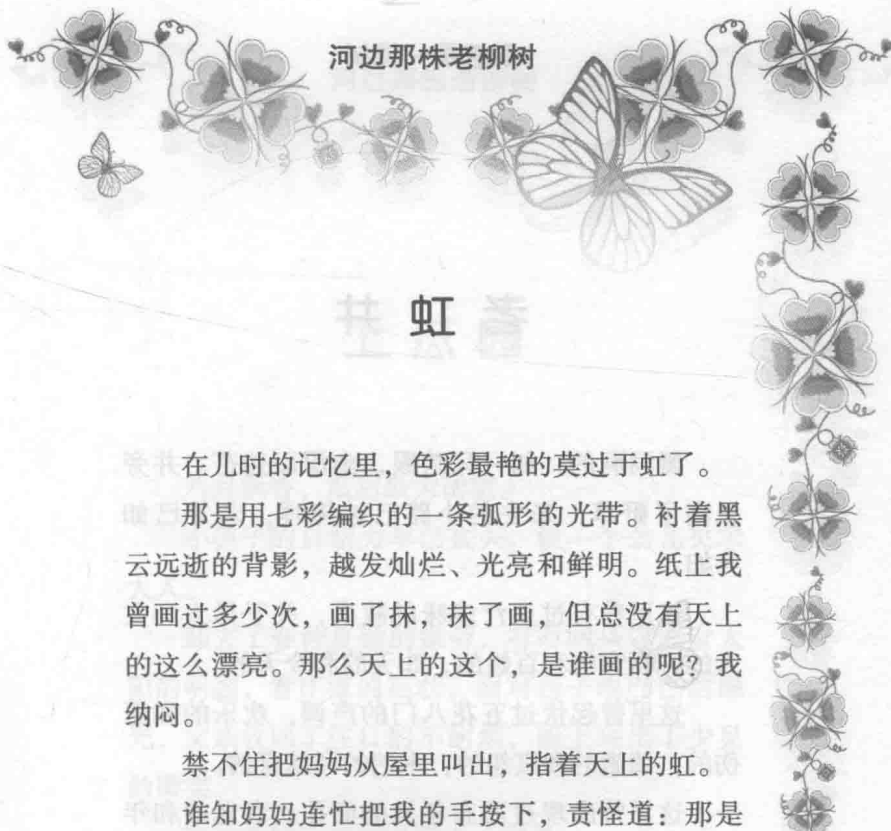
大约是六七岁光景的一个春日。

父亲带我去跨门槛。

在小草泛绿的河塘边，父亲放下了一条扁担长的板凳，神色庄严地让我从这边跨向那边。由于心里好奇，又有些惶恐，我紧张得差点掉下来，是父亲一把扶住，并让我坐在凳上。紧接，他使用剃刀将我头上的四周剃光，独独剩下了一个“帽头”。

后来听说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在很小时死去。

难道如此就免灾了吗？我至今不解，只记得“帽头”被小朋友们哄笑了许多天。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虹
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色彩最艳的莫过于虹了。

那是用七彩编织的一条弧形的光带。衬着黑云远逝的背影，越发灿烂、光亮和鲜明。纸上我曾画过多少次，画了抹，抹了画，但总没有天上的这么漂亮。那么天上的这个，是谁画的呢？我纳闷。

禁不住把妈妈从屋里叫出，指着天上的虹。

谁知妈妈连忙把我的手按下，责怪道：那是指不得的，手指要烂掉。

我的心不禁沉了，觉得虹是一条漂亮的蛇。从此，我不再提起它的美丽。



很想是一棵树



老 井

黑洞洞的，如一只瞎眼，幽深而迷茫。井旁长满了野草，来去的小路已被掩埋，老井已如弃妇。


这里曾有过多汁多味的故事，关于男人和女人的，当官的和百姓的，昨天的和今天的。

这里曾起伏过五花八门的声调，欢乐的和悲伤的，愤懑的和哀怨的，木讷的和欣喜的。

这里曾出现过形态各异的面孔，衰老的和年轻的，熟悉的和陌生的，和善的和丑恶的。

而今这一切都已如流云一般飘逝远去。

留下来的只有回忆，只有怅然，夹杂着几分眷恋，几分酸楚。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上瓜园

八月飘香，瓜甜最为诱惑。

小孩子的自制力早已丧失，便一个劲儿央求大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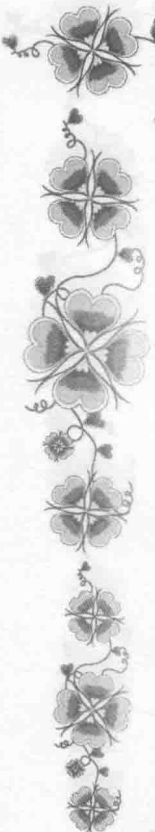
卸去了春种夏锄的操劳，有时间从容地看太阳的明媚，看庄稼的茁壮，面对孩子眼巴巴的眼光，父亲收回了往日的不耐烦，脸上现出了罕见的微笑。

走进瓜园，便觉得走进了甜蜜。

水灵灵的甜瓜盖着遮阴的香蒿，躺在粉红色的茛苕草旁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。

看一眼已觉甜甜，吃一口，更是香甜。

甜透了心，甜透了童年，至今连回忆也是甜甜的。



很想是一棵树


小 站

穿过小站的两根钢轨从远处来，又向远处去。站在枕木中间，顺看，像一部平放的梯子，倒看，还是一部梯子。

因学校建在远处，我和伙伴们每天便都顺着这部梯子，爬过来，又爬过去。

像流云飘泊浮荡，似浮萍不定游踪。

定格不变的是小站上面带微笑的值班员。早上用红旗把我们送走，晚上又用绿旗把我们迎回。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燕子情

春阳明媚时，燕子飞来了，驮着老母亲娓娓动听的古老故事。

从前，有两只受伤的燕子各自回巢。东家的老奶奶伤心极了，抹着泪花包扎着，没几天燕子又欢快地剪着蓝天；西家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将泥窝捣碎，燕子痛苦地在屋下啜泣。

冬去春归，两只燕子又都衔来一粒瓜种飞来，撒在各自居住过的园子里。秋天到了，两家的瓜都长得很大很肥。

东家的老奶奶打开，里面堆满了金子，老奶奶感动得哭了；西家的老太婆打开，里面却堆满了黄土，老太婆气得直骂。

而今，燕子又呢喃飞来，它们还记得这个古老的故事吗？

很想是一棵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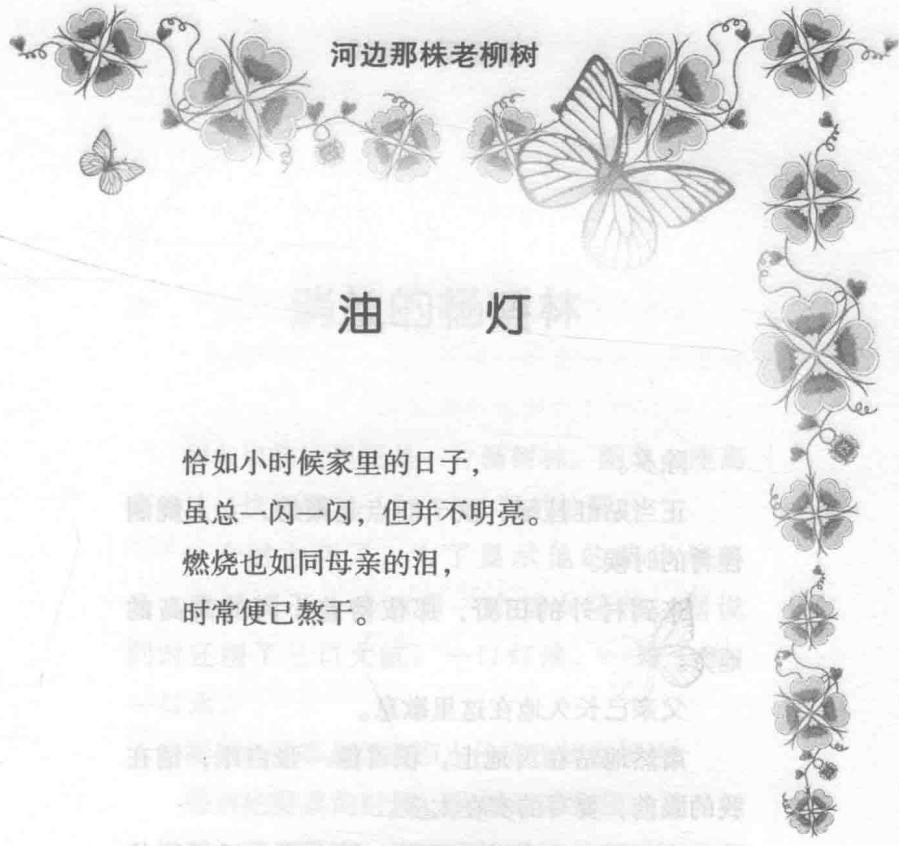
忘不了的轱辘

儿时的轱辘，似一支断弦的琴。

总是吱吱嘎嘎，唱着辛酸。

渴望，一次次沉下去。

摇出来的，却都是苦涩。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油 灯

恰如小时候家里的日子，

虽总一闪一闪，但并不明亮。

燃烧也如同母亲的泪，

时常便已熬干。



很想是一棵树

祭 奠

除夕。

正当贴红挂绿，孩子们点起鞭炮，女人烧制佳肴的时候。

来到村外的田野，那依傍着小河的高高的地方。

父亲已长久地在这里歇息。

肃然地站在雪地上，积雪像一张白纸，铺在我的眼前，要写的实在太多。

小时候家里辛酸的日子，躺在炕上滔滔不绝的故事，暮色茫茫中接我放学归家的脚步，一顶挂满汗碱的帽子，还有那拖着一条病腿的晚年。

辛劳，奋争，拼搏整整一生的父亲，终于招架不住疾病的负担，墙一般地倒下了。

先人受苦，后人享福。

虔诚地打开瓶盖，酒汨汨地流着，合着我的泪水，滴进那充满无限情思的雪地。

消失的杨树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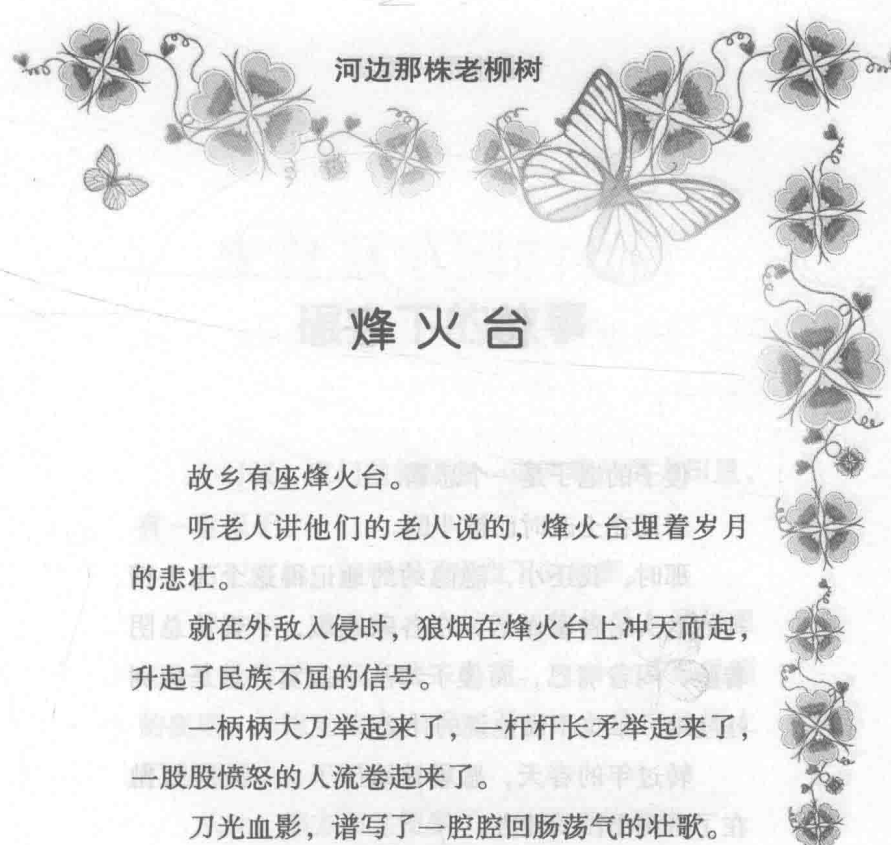
很久以前这里便是一片杨树林。圈着一座高高的坟，坟里埋着一个令人心颤的故事。

一个财主死了，为了显示他的荣华与尊贵，竟活埋了一个童男一个童女陪伴。据说同时还埋了三口大缸：一口灯油，一口干粮，一口水。

凄凉的故事是伴着泪水传到我的童年的。

每当挖野菜的时候，我就遥遥张望。只见树叶飒飒，蒿草萋萋，荒凉更使我的心变得沉重和悲伤。两张泪脸，两个嘶哑的嗓子，四只挣扎的手，还有摇曳的豆一般的惨白灯火，总跳跃在我的脑际。

我真想用手中的小铲，将那个罪恶的土堆挖开，把小朋友救出，送回他们那定是哭瞎了双眼的爹娘。可荒凉阴森使我惊悸，只有颗颗泪珠顺着小铲，滴到地上。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烽火台

故乡有座烽火台。

听老人讲他们的老人说的，烽火台埋着岁月的悲壮。

就在外敌入侵时，狼烟在烽火台上冲天而起，升起了民族不屈的信号。

一柄柄大刀举起来了，一杆杆长矛举起来了，一股股愤怒的人流卷起来了。

刀光血影，谱写了一腔腔回肠荡气的壮歌。

这是令人崇敬的热土，它高扬着先人的警觉、斗志和精神。

而今，近百年过去，风吹雨蚀，台子已成土丘，变做孩子们戏耍的地方。

但烽火台你不该提醒孩子们吗？这里曾燃烧过唤起国人的狼烟！



很想是一棵树

傻子

傻子的老子是一个恶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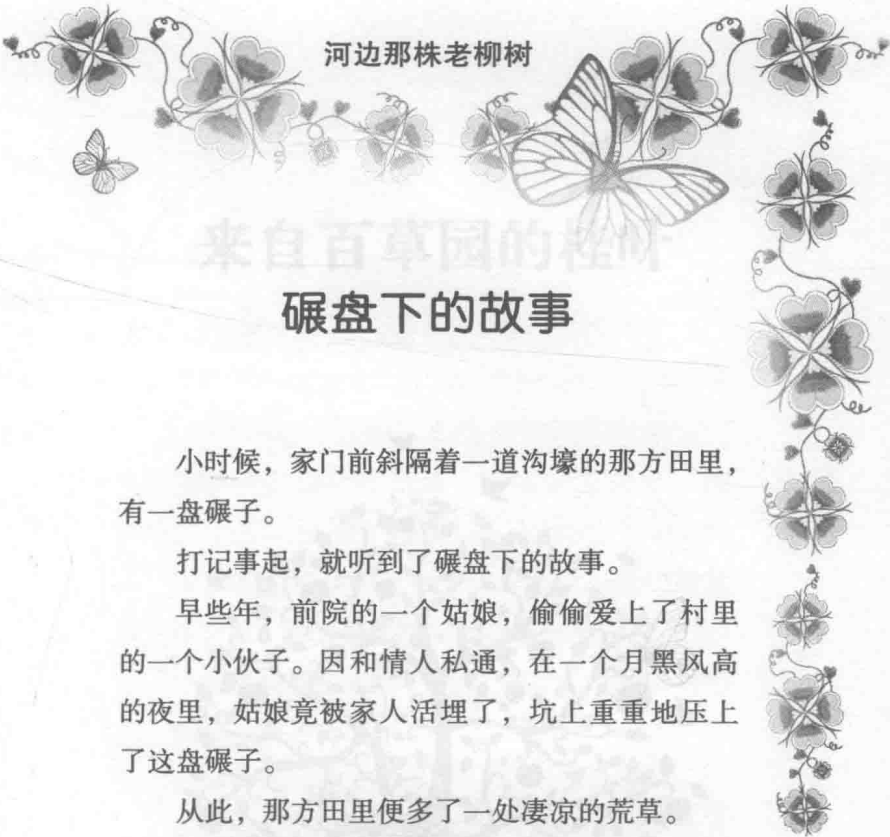
恶霸在土改时已被斗倒。

那时，我还小，隐隐约约地记得这个失去精神的老头给各家做活，在各家吃饭，一天价总阴着脸，闷着嘴巴，而傻子却从不寂寞，总是咧咧哇哇地，谁也不懂他说的什么。

转过年的春天，恶霸被镇压了，一腔腥气抛在了野狗出没的地方。

不久，傻子也没了。

乡亲们说这是报应。



河边那株老柳树

碾盘下的故事

小时候，家门前斜隔着一道沟壕的那方田里，有一盘碾子。

打记事起，就听到了碾盘下的故事。

早些年，前院的一个姑娘，偷偷爱上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。因和情人私通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姑娘竟被家人活埋了，坑上重重地压上了这盘碾子。

从此，那方田里便多了一处凄凉的荒草。

每当黑沉沉的夜晚到来，人们的心就一阵阵抽紧，都好像听到了那个姑娘的哭泣。

而那个情人，后来也不知去了哪里。